

游戏人间

台湾 萧玉寒 著

岳麓书社



寻龙大侠赖布

游戏人间

南铁医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东南大学
图书馆藏书



ZL154390

岳麓书社

1427

1427

责任编辑 曾果伟



ZL154390

赖布衣传奇

游戏人间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湘虹印刷厂印刷

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5 印数:1—30,000

ISBN 7-80520-

I· 定价:(上、下册)9.80元

湘新登字007号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濛换

《游戏人间》内容简介

赖布衣在这一部里北上大都，真正碰上了对手。诸葛孔明几百年前设置的八卦迷阵令他一筹莫展；金朝国师的“牵引神功”又夺走他的“七星伴月大龙图”；喜、怒、哀、乐、仇、痴、癫七怪，怪怪有杀着，令他防不胜防；“大漠蛇妖”更是调动几十万条毒蛇朝他铺天盖地扑来……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赖布衣在四位武林高手协助下，勘破八卦阵，取得乾坤册，继而斗国师，驱七怪，挫蛇妖，于刀光血影之中，平息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谢绝了皇帝的封赐，挥挥手，走进了满天朝霞……

(83A)	悲血天翻軒哭史	半城翠手高非南
(42A)	离云可卧燕燕喜	財玄藏玉暮莹莹
(81A)	目 林密人 录	辱仗回婚犬殺伏
(42A)	世全竟刺大伏辱	伏真胡強吳環金

从容谈笑论凶横	布衣运筹帷幄间.....	(232)
兵分两路夺宝去	美男如女心欲醉.....	(243)
天振五行月窟阵	诸葛神机胜天人.....	(252)
初逢强敌疑绝路	救人神功灵隐刀.....	(262)
合则生时分则灭	温柔陷阱情火烈.....	(271)
七星峰下金玺依	东挪西转乾坤移.....	(281)
甫离险境遇强敌	布衣叹无回天力.....	(291)
弹指一挥天地动	七星奇阵引真龙.....	(299)
华车轻驰赴中都	风云变幻阴阳路.....	(310)
寻龙大侠陷金国	密谋欲撼帝星落.....	(318)
玲珑玉佩惹仇杀	巧取豪夺声煞煞.....	(330)
华馆软困寻龙侠	金主求贤访客急.....	(340)
帝陵岂是真龙格	祸起萧墙戾气煞.....	(350)
忽闻皇儿辱爱妃	金主运凶动杀机.....	(357)
皇妹情深欲救兄	中都漏馆访精英.....	(367)
欲挽狂澜苦无力	寻龙大侠施计逼.....	(377)
夜潜皇宫寻物证	皇妃寝宫悉奸情.....	(384)
洞悉天机施妙手	寻龙大侠展奇谋.....	(392)
皇陵妙论真龙局	改格妙将戾气肃.....	(402)
方道国运凶危去	岂料恶煞暗中觑.....	(413)
风云变幻问蛇龙	蛇影甫现失龙踪.....	(421)

南北高手驱蛇斗	鬼哭神嚎天地愁	(428)
莹莹碧玉藏玄机	喜获遗诏厄运离	(435)
龙踪失渺何处寻	妙驱灵蛇入密林	(443)
金殿灵蛇助真龙	寻龙大侠竟全功	(454)

(333)	回翻神轶云亦讲	爵凶凶笑对容从
(343)	翰翰心火成畏美	去室夺爵两公哭
(323)	人天扭肘断嘉雷	料窟且行正辨天
(363)	仄翻兵仗斩人殊	翻拳握扇颞影厨
(373)	擦火雷拘罪柔盛	天限仗拥土限合
(383)	尊中尊拜西翻亦	劫望金不翻星斗
(393)	伏天回天如亦亦	姑殿殿冀剑离甫
(303)	伏真巨判奇星斗	俺虫天碧一泄鞭
(313)	翻闹闹以变云风	谱中扶握拜丰半
(318)	蓄星帝製卷幕密	国金翻为大夫号
(333)	猴猴声夺塞取耳	杀山卷扇王真仗
(343)	意吝而留朱主金	封大夫困拜前半
(353)	猴尸突敲拳鼓踏	翻武真星岂蜀帝
(357)	肘条虎凶运主金	破受碧儿皇阿婆
(363)	英雄前前儒谱中	只殊炮箭青叔皇
(373)	重斗演为大武号	伏沃苦断耳辨俗
(383)	耐我悉官舜武皇	玉齿导官皇葡奇
(393)	菊杏烈为大武号	毛曼撼肘天悉酥
(403)	肃尸突拜慢翻巧	鼠伏真虫妙蜀皇
(413)	颞中部蕉恶抹岂	去鼠凶运国直式
(423)	鼠伏犬胆甫瀑破	伏鼠回以变云风

同勤勤義在亦市 謝凶折笑將容从

蕭詩得單神詞回，降浪宵与此快星，初一華正武翁，謝史

。容從烈管莫不衣，不支詞斗此因，有基文賦此快平期，空滿對

“？令人其照空 **游 戏 人 间** 三”，董謝史
未事此，有基文

“？湖目回耳否是賦

財次姓，書浪人金趙幸不父決”，董，

全非共出因，此苦番一板不轄庭而

父自職恩的舞景，皆定谷不南年高那

一續蕭土劍，那一亦市轉了首 **下**

長管貝会起行此董，華劍柳課口亲五職大劇兵且而”，董謝又，正

劍術幾習舞動舞，意意對大劇向此升傾，虽眼苦，亦市舞對大武

”。華大良獎華……

折神回，對奇懇五中心，却百京官深謝不感榮職詞貝幸謝史

半，出良干取京育册對取出友”，董笑部勇，華大良獎的對关音景

響会此賦且？半岁轉箱再同成自職劇兵賦不且，嫩辦報的玉動竟

“？内謂要高影南謝

某戀賦愁動？恙天來限職大劇兵”，董突一驚驚，言國亦市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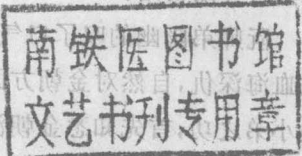
“？更出此此空会

，簡文且半，我交于良戶厨的主决舞并父自職恩”，董榮職詞

職的三又自職對醒舞貝拜來一，不南華劍那意音与本案人香此

勝五翠劍計案人李動且。華之室春雷南人金突查用財來二，单只

天數奇案人香此，前日幾。夫不窮其此因，果自虽不尚，嫩辦銀登



从容谈笑论凶横 布衣运筹帷幄间

史超、徐方玉等一听，虽对此已有所料，但阮师弟却斩钉截铁断定，似乎对此知之甚详，因此乍闻之下，亦不免耸然动容。

史超道：“三师弟怎的如此确定？你认识金纥烈其人么？”

徐方玉沉吟道：“三师弟对金人之事似乎知之甚详，此事未知是否耳闻目睹？”

阮师弟幽幽的叹了口气，道：“先父不幸被金人所害，我为报此血海深仇，自然对金朝方面的动静下过一番苦功。但也并非全是小弟之功，首先知悉金朝派高手南下夺宝者，是我的恩师伯父灵隐大师。”说到这里，阮师弟一顿，看了赖布衣一眼，脸上微微一红，又续道：“而且灵隐大师还亲口嘱咐晚辈，道此行或会见着寻龙大侠赖布衣，若如是，则代他向赖大侠致意，请他提携教诲晚辈……终身大事。”

史超等见阮师弟忽尔说话有点吞吐，心中正感奇怪，但听说是有他的终身大事，便暗笑道：“这也难怪他有点难于启齿，毕竟他还稍嫌稚嫩，但不知灵隐师伯如何识得赖先生？且知他会驾临南粤高要郡内？”

赖布衣闻言，微微一笑道：“灵隐大师别来无恙？他怎知赖某会在此地出现？”

阮师弟道：“恩师伯父托赖先生的福气身子安好，半月之前，他老人家本已有意派晚辈南下，一来拜见疯酒怪师伯及三位师兄弟，二来相机查究金人南潜夺宝之事。但他老人家怕晚辈江湖经验稚嫩，尚不足自保，因此犹豫不决。数日前，他老人家夜观天

象，忽然惊叹道：南粤东北角处有紫云上冲，此乃足以撼动乾坤的惊天浩浩龙气，如此，吾故友赖布衣先生必已驾临其地矣！第二天，他老人家之意便霍然而决矣！不料果然在此地欣逢赖先生！”

众人均惊异灵隐大师的料事之能，但均不明内里底蕴。

唯赖布衣却在心中暗笑道：“灵隐大师果然知我心也，他既凭慧眼知此地冲起惊天龙气，便猜想赖某岂会不知？赖某既知，又岂会轻轻放过？他既料定赖某已到此地，于是便连他阮家的血脉亦避凶险，千里南下嘱托于我。但他这徒弟这身藏头露尾的打扮啊，明知瞒不过我，但于路上行走却大为方便，岂料他这徒弟竟有不愿复回原形之意矣。呵呵！灵隐老兄呵，此点只怕是你所始料不及也！”

赖布衣这略一沉吟，不必阮师弟详言，对他的来龙去脉已了然于胸，但也不加点破，把话题一转，道：“好！此事赖某自会着力为你留意便了，但不知灵隐大师如何知悉金人南下夺宝之事？”

阮师弟略带含羞的一笑，但随即敛去，正容道：“数月之前，恩师伯父他老人家决意北上，亲身潜入金朝，把先父的遗骸迎回灵隐寺安置。寻访之际，夜经金朝大都东京皇殿，亲眼目睹金世宗乌禄，正与一位南人打扮的道士密议。原来道士向金世宗透露，南粤高要郡内隐有汉室金玺之事。金世宗一听便大喜道：天助我也，吾得此汉室至宝，必可令宋朝军心民心涣散，不攻自破，一举而收大金统一江山的不世奇功。恩师伯父他老人家一听，心头大震，知金世宗此计之厉害，便先把寻访先父遗骸的事暂放一旁，先行查察此事。后来他果然侦悉金世宗已派金朝国师金纆烈，亲率手下七大弟子南下夺宝，于是他未及寻访先父的遗骸，赶返灵隐寺，着晚辈南下，把此事向疯酒怪师伯禀明，并求他出

手，处置此事。岂料晚辈未及见到师伯，却已知大师哥等已在为此事拼搏矣！”

徐方玉沉吟道：“三师弟欲拜见恩师，本该向西行，怎的却上了这东面险峰？”

阮师弟道：“小弟千里南下，抵达高要境内之际，忽见三位黑衣汉子，神色古怪，虽作南人打扮，但从不在人多场合出现，似乎刻意掩饰甚么。而且此三位黑衣人眼中精光如电，分明是身负绝学的超等武林高手，为何却如此藏头露尾？小弟生疑，便一直悄悄跟踪，后来果然发现他们先夺了赖先生的七星伴月大龙图，然后潜上此峰，隐于崖下，以绝顶神功把你们的藏宝图夺去。”

鬼灵神唐清平这时忍不住讽刺了新认的三师哥一句道：“三师哥既已发觉黑衣人出手，为甚么却不示警？任由彼等出手？”

阮师弟笑笑不语。史超接口道：“这也难怪阮师弟，因他当时根本就不认识赖先生及我等师兄弟，更不可能知悉黑衣人夺的便是两幅惊世宝图。”

徐方玉亦道：“而且阮师弟一路跟踪，必然已知道黑衣人的厉害，凭他一分之力对付黑衣人，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唐清平眨了眨眼，不服气道：“好啊！刚刚相认，两位师哥便贪新忘旧矣！小弟无话可说啦！”但他说无话可说，却又老大忍不住道：“黑衣人果然这般厉害么？我等遭他暗算受挫无话可说，但若正面交锋，哼哼，我鬼灵精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

鬼灵精唐清平这话虽然有点赌气，但这却是史超、徐方玉、赖布衣等人急欲知道的。

赖布衣沉吟道：“唐兄弟之言亦有道理，知己知彼方能一战而胜，阮兄弟请道其详。”

阮师弟苦笑道：“对头人如何厉害，小弟其实大半耳听而矣，

大半均是恩师伯父他所言点。他老人家临别之时亲口严令小弟，在未与疯酒怪师伯及众师兄弟会面之前，切不可与金纣烈及喜、怒、哀、乐、仇、痴、癫等七怪交手，否则便是自寻死路！由此可见恩师他老人家对这等金朝绝顶高手亦极为忌惮。”

徐方玉道：“出手夺图的黑衣人，便是其中的主帅金纣烈么？”

阮师弟点点头道：“不错，据恩师伯父判道，当世高手，身负牵引异能的唯金朝国师金纣烈而已。恩师伯父还说，就算他的灵隐绝学，亦未必可与之匹敌，普天下唯一可以克制金纣烈牵引神功的，唯疯酒怪师伯的‘疯酒无极神功’。”

唐清平哈哈一笑道：“三师哥怎不直说是‘疯酒神功’？恩师他老人家很喜欢人家这般称呼呵！”

阮师弟微笑道：“不敢！况且这是你灵隐师叔说的，又不是我编出来的。”

徐方玉点点头，道：“金纣烈此人果然难斗，我师兄弟三人虽未与之正面交手，但被他猝然暗算之下，亦吃了大亏，其余那七大凶怪，比之金纣烈又如何？”

阮师弟道：“各有所长。”

唐清平失笑道：“七怪既是金纣烈的弟子，难道竟还有长于师傅的么？虽说世上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说，但武学修为一道，却最讲师承，除非七怪各有奇遇，那又当作别论。”

阮师弟笑笑道：“虽并非各有所遇，但却是各有所怪，因为七怪其实乃金纣烈的挂名弟子而已。七怪在北地已出道多年，因某宗事上，得罪了金朝，金朝便派金纣烈出手惩治。金纣烈把七怪各自慑服，又许以金银美女，于是七怪均死心塌地为金朝效力。”

徐方玉道：“七怪有甚么特征？”

阮师弟道：“据恩师伯父道，喜怪脸上终日露欣喜之状，不论你杀他还是他杀你，脸上的欣喜始终不改，因此令你莫测高深，未战先就对其产生怯意，再加上此人出手如电，杀人仅用三招，不多也绝不少，是一个极难斗的人物。怒怪则与喜怪截然相反，终日怒容满面，因此出手便是拼命的招数，着着与对手同归于尽，你欲杀他也不难，但你自己也必难幸免。因此江湖上武功比他强的高手，轻易也不敢去招惹他，而且武功比他强的高手，普天下也没有多少个。”

徐方玉微笑道：“那哀怪必然终日哭哭啼啼，教人闻之心酸。”

阮师弟答道：“二师哥只猜中一半，这哀怪该笑时反哭，该哭时反笑，加上他有一套反转乾坤的绝艺，令人防不胜防。”

史超一听，皱眉道：“何谓反转乾坤？”

阮师弟看了史超一眼，道：“但凡武功绝学均有一定招数，或分数招，或分数重，但此人却自创一格，毫无招式，毫无路数，因此也毫无形迹可寻，他出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人，他所使用的招式亦只有一招，也就是杀人的招数。大师哥碰上此人，可千万小心，因为这些凶怪根本不可以常人而论，你那君子……风度呵，碰上这等人就吃亏啦！”阮师弟说到这里，忽然脸上一红，便忽尔把话一顿。

史超的心神这时已放在七怪身上，也就没留意阮师弟异样的神态。倒是赖布衣见了，不禁露出会心的一笑。

某日接而，阮师弟又把其余的乐、怨、痴、癫四怪的来龙去脉、厉害招数说了。

乐怪，笑中杀人。怨怪，老怨自己杀人的招数不够狠辣。

古怪，除了杀人之外，唯一令他痴迷的就是人，不管是英俊的男人还是漂亮的女人。

癫怪，为人疯疯癫癫，但唯一令他清醒的就是杀人及钱银，在疯癫中突然的清醒，能令无数武功比他强的高手丧命。金纆烈、七大怪任何一人亦足以令江湖震动。此时降临高要境内的，竟是八大绝顶高手。单是一个金纆烈的牵引神功，便足令人头皮发炸。

但此时竟还要面对喜、怒、哀、乐、怨、痴、癫七大凶怪。司马福及李二牛自跟史超等人行动后，便步步心惊胆战，这时更脑门冒汗，他俩碰到的凶险也绝不算少，但这等简直不可理喻的凶怪却是平生第一次听到。光听听倒还罢了，但如今却是势必会相碰的冤家大对头。他两人本就不懂武功，因此就连插嘴说话的机会也失去，他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呆若木鸡的瞪着赖布衣，只盼他大显神通，如海南黎族一幕般，不费一兵一卒便把百万官兵对头杀退。

但赖布衣这时却沉吟不语，似乎亦被双方力量的悬殊弄得不知所措。司马福看了史超等人一眼，便与李二牛咬耳朵道：“二牛呵二牛，今回若能重返元魁馆呵，老夫甘愿掏腰包请你大吃一顿。”

李二牛奇道：“司马叔怎的忽然便待二牛这般好也？”司马福苦笑道：“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李二牛惊道：“或许此事未如你所想的那般绝望罢？”

司马福嘿嘿冷笑道：“你不见赖兄此时亦默默无言脸露惊容么？我等随他久矣，你几曾见过他如此惊恐？可知此事当真凶险之极矣！再说光凭史哥儿等四位大娃娃，如何可与那金纆甚么烈，以及那些令人头皮发麻的七大怪对敌？一对一或许还有一线

希望，但这时却是二对一，一位娃娃要对付两位凶怪，你说还有甚么侥幸？”

李二牛一听，也怔怔的说不出话来。

就在此时，却见赖布衣之目注史超师兄弟四人，道：“对头果然厉害，史兄弟等有甚打算？”

史超毫不犹豫，一扬眉道：“闯！”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徐方玉、阮师弟、唐清平亦异口同声：“闯！”

赖布衣微微一笑，道：“如今敌情已明，对头厉害，而且藏宝图已落入敌手，敌明我暗，此行凶多吉少，四位兄弟难道不怕就此尸横荒野么？”

史超肃然道：“大丈夫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

赖布衣道：“是甚不为？”

史超道：“若单为金银珠宝，史某犯不着拿生命去搏取这等身外物。”

赖布衣又道：“为的是甚？”

史超道：“为保汉室金玺，此番夺宝势所必行。”

赖布衣一听，点点头，决然道：“好！名正则言顺，言顺则志坚，正义之师，可一战矣！”

史超道：“如此请赖先生指点调拨，金人虽有金乞烈为主帅，但我等亦有赖先生押阵，史某对此战甚有信心，愿打头阵！”

赖布衣微微一笑，道：“此战敌强我弱，只宜斗智不宜斗力，史兄弟大可不必抱视死如归之念。”

徐方玉道：“赖先生之意是？”

赖布衣道：“赖某之意，乃既要保住汉室金玺，又要保住自己生命，因只有保存自己生命，才能更好的保住汉室金玺，徐兄弟

处事稳重，必能明白赖某用意。”

徐方玉略一沉吟，便霍然而悟道：“是！汉室金玺虽乃国宝，但毕竟是死物，人才是生物；若生物不存，死物焉能保存，终究还是落入金人之手。”

赖布衣知徐方玉等已然领会自己的意图，欣喜道：“好，如此可决然行事矣！”

赖布衣说罢，把史超等人招呼近前，手执树枝，在沙地上划了一会，便指点着沙盘上的图形道：“你等仔细端详，此图与藏宝图可有甚么遗漏之处？”

史超、徐方玉、唐清平等均在藏宝图上下过一番功夫，毕竟能记忆大概。这时依言仔细瞧沙地上的图形一看，均暗暗敬佩赖布衣的惊人记忆，过目不忘。因为凭他三人的记忆所及，沙地上的图形竟与藏宝图一模一样，哪儿还能辨出丝毫的破绽。

徐方玉叹道：“赖先生所绘，就如藏宝图失而复得一样，枉金乞烈费尽心机把藏宝图夺去，以为我等必已陷入绝境，岂料却栽在赖先生手上，此战尚未动手，我等便已先胜一仗矣！”

赖布衣笑笑道：“好，既徐兄弟亦寻不出破绽，赖某便敢断定，此图与真图虽无十足相似，但亦有八九，如此便可依计而行。”

史超一听，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便先示意赖布衣稍等一等。然后他即电射而起，如大鹏展翅般绕峰顶平台飞行查察一遍，才又折返，对赖布衣道：“可矣，赖先生且说无妨。”

赖布衣知史超这一查察，方圆五里之内，便根本不可能有异物存在；又见他经此一役，处事已更为缜密，心中大为放心，便点点头，道：“史兄弟等仔细瞧着了，行事之前，务须牢牢认准方位。如今我等位置正处于藏宝图的东面玉柱峰上，依藏宝图所示，须先到第二处地方舍身崖，然后才可寻着前往第三处地方藏宝洞

的方法。如赖某所料不差，金纆烈等人，既已夺得藏宝图，便必依图上所示而行动……”

赖布衣说到此处，略一顿，用树枝把沙地上的图形指点道：“但赖某已经仔细参详，发觉玉柱峰经西行，才是入藏宝洞的生门，而第二处地方舍身崖走向的却是藏宝洞的死门！因此可以断定，第二处地方舍身崖是绘图之人布状的疑阵。”

鬼灵精唐清平醒悟道：“我明白了，赖先生之意是不必理会疑阵，而直闯目的地藏宝洞。好呀，这才叫金纆烈这奸贼得物无所用，搬起石头砸自家的狗腿。”

赖布衣微微一笑，道：“唐小兄弟只说对了一半，凡事岂可一厢情愿，若金纆烈果然在第二处地方舍身崖发觉上当，于是全力扑来藏宝洞，那时敌强我弱，我等势将立陷绝境，夺宝不成，人亦难保，那时又将如何？”

唐清平一听，吓得一吐舌头道：“这点小子却想不到矣。”

赖布衣一笑，随即肃然道：“因此我等须分兵两路，一路直闯藏宝秘洞，另一路却直上舍身崖，第一路以夺宝为目的，第二路的目的却是在拖住对手，伺机消灭部分孤身之敌，如此，第一路的压力便可大为减轻矣。”

徐方玉马上点头道：“好！人手方面怎么分拨？”

赖布衣道：“第一路目的是夺宝，亦是我等此战的最终目标，因此必须集中人手，以求一击即中；第二路目的只在尽量迷惑及拖住对手，因此只须一至二人足矣！”

徐方玉道：“照赖先生方才所断，现时金纆烈等必然全数扑向第二处地方舍身崖，怎的却要以最少的人为应付？”

赖布衣微笑道：“此法犹如斗马，双方各有上中下三等。我先以下马出战对方上马，然后以中马斗对方的下马，最后以主马迎

击对方的中马。”

徐方玉一听，恍然大悟道：“如此，我方第一仗求败不求胜，第二仗及第三仗却胜算在握，果然是神机妙算。”

鬼灵精唐清平这时跃跃欲试道：“如此，第二、第三仗不甚热闹，第一仗最为凶险，小弟素喜热闹，便打第一仗便了。反正这一仗不必求胜，小弟便与金纆烈这等怪物玩玩罢了。”

赖布衣却断然摇头道：“绝对不可。这第一仗虽求败不求胜，但却最为凶险，而且务须伺机消灭敌人的力量，因此第一仗的人选，必须是一位足以与对方任何一位高手对敌的绝顶高手。”

赖布衣话音刚落，史超便大笑道：“那么，这第一仗，四师弟便不必与愚兄争夺矣。”

赖布衣含笑点头道：“史兄弟果然是此仗最合适的人选，但为防不测，接战之时，务必要一击而中，因此尚须一位高手协助，届时当可以二人之力向对方一人合击，此乃弱中又可变强的妙法。”

徐方玉、唐清平一听，均霍然“算上小弟便了！”

阮师弟亦跃跃欲试，但与赖布衣视线相触时，却又脸上一红，欲言又止。

赖布衣微笑，道：“徐兄弟、唐兄弟不必争了，依赖某之见，此人唯阮师弟最为合适。他俩身负两家之长，合两家之长而对敌一家，当可稳操胜算。”

徐方玉、唐清平一听，心中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再说甚么。

阮师弟向赖布衣谢道：“多谢赖先生。”

赖布衣微微一笑道：“你谢我什么？赖某不外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罢了。”

阮师弟一听，不知为甚么，脸上顿时又一红，大有害羞的模